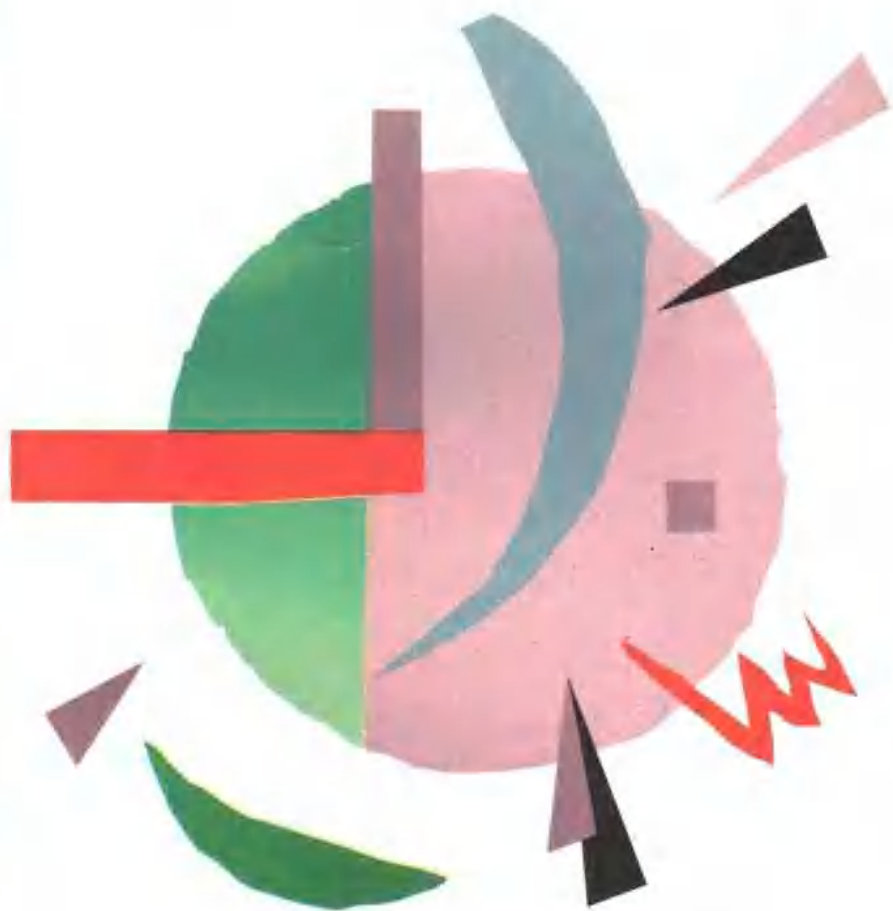


白 烨著

PIPING DE FENGCAI • BAI YEZHU

批评的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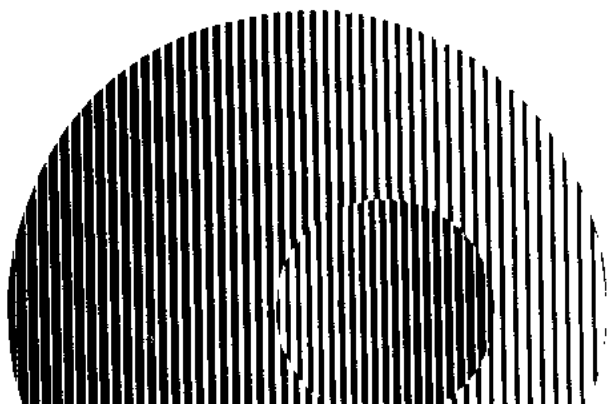


安徽文艺出版社

白
烨
著

批评的风采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04)号

批评的风采

白 烨 著

责任编辑:江奇勇 装帧设计:陆震伟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芜湖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插页:6

字数:250,000

版次: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1281-9/I·1181

定价:9.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江蘇生方表

招正

白文等
p.p. 5

目 录

关于评论的评论的对话

- 代序 ····· 1

理论批评史上光辉而独特的一页

- 评周扬的文学理论批评 ····· 11

学术性论评 学者型风范

- 评何其芳的文学理论批评 ····· 32

直面现实的人生 切近现实的艺术

- 评冯雪峰文学理论批评 ····· 44

两难之中求进取

- 评邵荃麟的文学理论批评 ····· 56

当代小说的热情歌者

- 评侯金镜的小说评论 ····· 68

坚定而清醒的文学探求

- 评张光年的文学理论批评 ····· 77

和作家同声息 与时代共脉搏	
——评陈荒燧的文学理论批评	88
鼓吹新时代的文学生呼唤文学的新时代	
——评冯牧的文学批评	97
现实主义文学的维护者与探路者	
——评陈涌的文学理论批评	112
创作奥秘的执着求索	
——评胡采的文学理论批评	125
真诚·真切·真率	
——钟惦棐的电影理论批评漫评	136
向“能动的美学”迈进	
——评朱寨的文学批评	148
立足于现实 听命于生活	
——评洁泯的文学批评兼谈社会历史批评的适用性	160
永不满足的追寻	
——评谢冕的诗歌批评	170
有胆有识 有声有色	
——评阎纲的文学批评	182
·流自心底的泪流	
——评李子云的小说评论	194
“燃烧”三部曲	
——王蒙文学批评之批评	205

拓新：在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领域

——评刘再复的文学理论批评 ····· 216

个性·活力·深度

——评雷达的小说评论 ····· 232

近年文学批评的历史性演变

探求者的思索 ····· 241

——青年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漫记 ····· 254

评论在振兴

——从《文学评论》评选优秀论文谈起 ····· 263

文学批评的新格局 ····· 271

一些交代

——后记 ····· 307

关于评论的评论的对话*

——代序

白 烨 近来我读了一些老评论家的理论批评文章，收益不少。我感到对于他们的评论实绩的估计，还应当再充分一些。比如像周扬、何其芳、冯雪峰、邵荃麟、侯金镜，包括现在还常写文章的陈荒煤、冯牧、陈涌等人。

朱 寨 还有萧殷。

白 烨 他们写于过去年代的理论批评文章，确实不乏一些闪光的思想，但在当时那样一个左的思潮盛行的大环境下，他们想要说的话，不可能都说出来。比如何其芳同志，他在五十年代几次写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现在读起来很有意思。他看到了照搬《讲话》中某些过时的提法可能带来的弊病，因此，对《讲话》中的一些论述，尽可能从正确的一面给予解释，一种把理解和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弊病减少到最小程度的解释。从中，人们不难看出这位老评论家的苦心。他对文艺批评标准所作的政治是第一不是唯一的解释，对文艺与政治关系所作的文艺从属于政治但不等于政治代替文艺的解释，以及认为《讲话》的基本精神既反对宗派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批

* 本文为《新时期小说论——评论家十日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评论的评论”一章的节选。

“右”又批左等，都是这样的。他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别人不愿作也不敢作的事情的。冯牧同志在评论《达吉和她的父亲》时明确提出了“劳动人民的人情美和人性美问题”，关于反面人物，冯牧同志也发表过很精辟的意见，他说我们写敌人，都是“千人一面的孱头”，结果，使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显得并不高明。所以，他讲写敌人也要写出个性。我觉得在当时提出这个看法很了不起。还有邵荃麟同志，在大连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上，针对当时文艺创作的浮夸风，提出不回避矛盾，向现实主义深化，这都是应当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写上一笔的理论壮举。

王 愚 当时侯金镜评茹志鹃，就是针对一些人不切实际的批评，指出：茹志鹃有自己的个性，她当然还可以再提高，但不能不切合自己的实际去写别的。

白 烨 另外，周扬同志在过去的一些报告和文章中，几次都讲文艺创作不要过于紧贴政策，不要为一时一地的政策服务。

朱 寨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也是周扬同志提出来的。

白 烨 我感觉到，这些老的评论家在过去那种困难的境况下，不可能对一些文学问题自由地发表见解，但是他们还是利用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才能，他们的影响，为当时的文艺事业排除左的干扰而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他们的历史作用应当充分肯定和评价。我们在前面谈到十七年文学创作的许多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应当说也有当时献身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理论家的一份功劳。他们在这中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代文坛上的许多作家，都是经他们的手扶持起来的，包括今天已成为创作和评论的中坚力量的一大批中年作家和中年评论家。当然，用今天发展了的眼光来看这些老评论家的评论，也会感到，他们的评论，路子比较单一，方法也不够多样，大体上都还是历史比较的方法，社会批评的方法。他们十分注意政治功利等文艺规律的关系问题，在这两点怎么统一的问题上，比如文艺怎样适应党的要求，时代

的需要，而又怎样按照自身规律去发展，他们想的比较多。这跟他们都是党在文艺战线各个方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关，也跟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关。刚才咱们谈到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我很同意大家的意见，因为时代变化了，进步了，我们的理论批评摆脱了左的桎梏、真正变成了文艺性的批评，这是确实的。再一个就是，在认识丰富的文学现象方面，视点和方法也同样丰富了，多样了，有点向多元化的趋向发展。过去，基本上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批评方法。即使这样的一个方法，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也未得到充分发展，一些老评论家的才华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一些同志讲到，周扬同志具有别林斯基那样的才能，因而很不幸。这应当说不仅仅是他个人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这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我们文学的不幸，历史的不幸。一句话，时代没有给他提供使他取得别林斯基的成就的必要条件和可能。对周扬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里的功绩，应当充分肯定，充分估价。他在开展理论批评、指导文艺创作、组织文艺队伍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实际上起了新时期文学的主帅作用。

何西来 对于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力量，它的性质、发展趋势以及它的历史意义，周扬同志都是判断得最清楚的，这决不是过誉。

朱 寨 粉碎“四人帮”后，新时期文学很快地走上正轨和发展起来，与我们理论上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很有关系。建国初期，关于《红旗歌》的讨论，有人因为这个剧写了落后的工人，批评得很凶，周扬同志出来写文章支持。后来出现的什么“工农兵文艺”、“工农兵电影”、“写中心，唱中心”等等错误口号，都不是文艺评论界提出来的，像茅盾、何其芳等都出来讲了话，给予纠正。

王 愚 《青春之歌》有人否定时，茅盾也是出来讲了话的。

白 桦 另外，还应当提出来的，是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和

以前比较起来，有一个新的气象，就是开始有人注意对于评论的评论。而评论的评论在十七年中就很难看到。

阎 纲 几乎没有。

白 烨 我觉得，对评论的评论的重视，反映了文学评论在向更加自觉、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的趋向。理论批评要发展，也需要对自身的状况进行考察，对自身的规律进行探讨。同时，理论批评也需要及时对自己的发展作一些估价和检视。例如，朱寨同志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纵谈新时期文学评论的文章。这一方面的文章多起来才好。对阎纲同志的文学评论，也有几篇很不错的评论文章，对其他评论家的评论，也有一些，我自己也试着写了几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气象。

朱 寨 是不是《评论选刊》应当担当起这个任务来？

阎 纲 义不容辞。《小说评论》也应重视评论之评论。

王 愚 关于评论的评论，现在也有点多样化了，有评过去的评论家的，也有评现在的评论家的，有评具体的评论家的，也有评述一个时期的评论状况的。

白 烨 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应当再开放一些，再活跃一些。除过评人以外，还可以评文。一篇理论批评文章写得好，富有创新意义和突破意义，就可以及时给以评论。理论探讨中，有过一篇或者几篇文章起了重大作用的情形。比如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就把长期以来关于典型性格问题的讨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的水平，观点新，方法新，语言也新。我看，对他的这篇文章和有关的其它文章，就可以好好评论评论。评论的发展，其它方面的条件固然很多，但自己看重自己，自己扶持自己，也是很重要、很必要的。以前，我们的许多评论家，搞了一辈子评论，却没有任何人谈起过、评论过，这很不公平，很不公正。一个搞创作的，几篇小说写好了，或者一篇写得好，可能就

有人评论，甚至几个人来评论。

阎纲 这是应该的……

白烨 但评论就不行，评别人评了一辈子，但很难看到对自己的评论的评论。

阎纲 而且连“家”也难称得上。我认为，因评论有成绩加入作家协会的就是评论家。

白烨 我生起写评论的评论的念头，一方面是由于学习的考虑，评论怎么搞，想通过研读老一辈评论家的著述，看一看，学一学，在这一过程中，也确实得到许多收益和启迪。另一方面，是感到评论家应当有人来评论。今后我想把写评论的评论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先写老一辈评论家的，再写年轻一点的评论家的。

阎纲 你好像已经写了不少。

白烨 写了荒煤的、冯牧的、胡采的，正在写周扬、何其芳的；计划中的还有冯雪峰、邵荃麟、侯金镜、张光年、陈涌、钟惦棐等人。

阎纲 好！你可以把这些评论评论家的文章集为一本书。

白烨 写完老评论家，再写中年和青年评论家。评论的评论确实要提倡。这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搞起来的事情。一个作家可以有好几篇文章、好几个人来评论，一个评论家也应有多个侧面、多角度的评论。《文学评论》今后准备经常发一些有关评论的评论，或评书，或评人，这确实是一件好事。最近，陕西又创办了个《社会科学评论》，这是更大范围里的评论之评论、研究之研究，这个刊物的角度适应了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社会科学研究没有自然科学那样自身宏观考察，它们有科学学，从总体上观察、研讨自然科学各学科的课题方向、总体设计，互交叉之后产生的边缘性新学科、方法论以及成就和不足等等。社会科学在这一方面就显得沉寂一些，落后一些，想得不多，做得就更不够了。

阎 纲 最近也有人提出建立评论学的问题。

白 烨 我们应当有人来考虑这一方面的事情，这个问题应当提上议事日程了。

王 愚 这对发展新时期的文学评论是有好处的。

朱 寨 我们搞的《当代文艺思潮》一书，就想要为评论家立传。在现代文学史上，哪怕是写过一首诗的诗人，都可以列入，但评论家却没有。所以，我们要为评论家立传。比如，周扬、冯雪峰、何其芳、林默涵、张光年、陈涌等，还有胡风。胡风一案政治上已经平反了，当然不等于说过去对他文艺思想上的批评也应该推翻。不过，目前对此依然维持原来的结论不动，或保持沉默，不予问津，不能说是正常的现象。另外，十七年文艺界的政治运动把我们的学术理论活动和成就给冲淡淹没了。实际上，在这期间，我们的文艺理论还是有一些建设性的讨论，有些建树的，但被政治运动冲淡淹没了，现在需要重新挖掘整理的工作。

阎 纲 写文艺思潮，不是写文艺界的政治思潮。

白 烨 还有一点要讲的，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文艺政策也大体对头，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没有真正落实，或者说，贯彻执行中还时有干扰和阻碍，还不是那么稳定和坚定。正像阎纲同志在一本书的《前言》里所说的“这里放了那里不放，一时放一时又不放”。所以，从学术研究、文学评论来讲，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充分发展、自由讨论的气候和条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陆续传达的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一些讲话，看来比我们有些人的思想要解放得多，比我们所想象的、所期望的，还要好得多。这不会不对文学的发展、文学评论的发展发生积极的影响。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比起来，尤其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作为保证。没有这个东西，就寸步难行。前一个时期，不少人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

不是没有看法，但就是不便讲、不能讲。这都是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如果能把所有人的理论意见都当作一家之言来看待的话，那么学术的气氛就会浓一些，学术发展就会好一些。我对那种在思想和学术领域里一再强调所谓的“纯洁性”的提法，很不赞成。最好不要这样讲。任何东西都是在摸索、探索中发展的，真理需要寻求，真理愈辩愈明。因此，在思想界，理论界，越活跃，越生动，越好。应当提倡不同意见自由发表、充分讨论，不要轻意地压制别人的意见，也不要轻率地定于一尊。“纯洁”是与“杂乱”相对而言的，绝对地排除“杂”，不可能，也不应当。我们还常常对一些新生的东西，评头品足，求全责备，总是要求它十全十美，尽善尽美，不带任何稚气，不带任何缺陷，这怎么可能？新的，常常是不成熟的，需要在扶持中成长和发展，如果要求苛刻，实际上就等于扼杀。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进步。从现在的形势看，中央既解放思想又政策对头，这对于我们更好地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是一个最为可靠的保证。从这一方面来看，文学评论得到更大的进展也很有希望的。我觉得，现在对于文学评论工作者来说，需要从主观上对自己做一些适应客观形势需要的调整。要调整自己的视力和思维方式，变消极为积极，更保守为开放，锻炼和提高自己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创造能力。

阎纲 根据丁玲同志的说法，创作队伍是五世同堂，而评论队伍却不是。老一辈像周扬同志，已经失去了研究能力，这是评论界的不幸。刚才谈到好多老评论家，但不能忘记茅盾同志。

朱寨 茅盾在现代和当代小说评论中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的。

顾骥 周扬同志曾讲过，茅盾同志在新文学的评论中是做了开创性的工作的。但过去研究茅盾的这一面注意得不够。他的许多作家论，现在仍然是我们文学评论的楷模。

阎纲 刚才何西来同志讲到周扬同志是我们的典范，茅盾

同志也应是我们的典范。

顾 骧 茅盾从事文学评论比周扬早。

白 烨 写于三十年代的徐志摩论、冰心论、落花生论，都是有识有见的作家论。

阎 纲 像茅盾同志在文学评论中所达到的高度，至今没有人能够逾越。这不是在整体意义上说的，是就个人成就方面说的。像王朝闻这样的大评论家，小说评论并不多。在小说评论方面写得比较多的，是茅盾、侯金镜、冯牧、陈荒煤、黄秋耘。

白 烨 茅盾同志在二次文代会的报告里谈到文学评论时，曾提到过两个青年评论家，好像是黄秋耘和鲍昌。

阎 纲 不对，是唐因和鲍昌。不是在二次文代会，是在一九五六年全国青创会的报告中。唐因和鲍昌正值风华正茂，灾难降临在头上，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锐气十足，文章写得好。唐因同志一针见血，绝不吞吞吐吐，文字老练，在评论界颇有影响。鲍昌同志五七年以后，一面含辛，一面致学，成小说家和学者。现在看来，过去搞小说评论的，大部分集中在《文艺报》的周围，以《文艺报》编辑部为中心。另一个中心是以何其芳同志为首的《文学评论》，团结在他们的周围也有一批人，尽管数量还不大，我对《文艺报》的情况熟悉，所受的影响直接而且较大，比如，张光年同志评论的文采、诗意；侯金镜同志评论的扎实、严谨；冯牧同志评论的感情、热情；黄秋耘同志评论的精当、简约，对我们这些人都是有影响的。当时我们年轻，是在他们的耳提面命下成长起来的。何其芳同志我也有接触，很少几次，但是他在我的心目中形象突出。他的探幽洞烛的精神，精密的治学精神，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学评论结合起来的创新精神，也已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以上这些可敬的人是跨时代的，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王 愚 现在又有新的发展。

阎 纲 现在，一批年青同志成长起来了，我们这些人夹在

中间。我希望老同志再写评论，多留给我们一些东西；希望年青的同志超过前人。近年来，在把西方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进文学评论方面，年青人正在进行大胆的尝试，一些刊物编辑部也作了大量的介绍工作，例如《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以及新创办的《当代文艺探索》等，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从理论上研究方法的同时，密切地联系当代作家进行研究，以推行新法，作出样子来。在引进新法方面，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篇是发表在《鲁迅研究》上的林兴宅的《论阿Q性格系统》；一篇是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上的程文超的《从反馈角度看陈奂生系列小说的创作》。前者是系统论的示范；后者是控制论的示范，读来兴致勃勃，一新人的耳目。总而言之，长江后浪推前浪，江水奔腾而下，“逝者如斯夫！”我们夹在中间，我们向两头学习。

